《学术界》(月刊)
总第275期,2021.4
ACADEMICS
No.4 Apr. 2021

论黑塞《荒原狼》中的两极思想

肖　洒

(深圳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摘　要〕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是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荒原狼》这部作品中,黑塞以其细腻入微的写作手法,描写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遭受的心灵疾病与精神危机。他刻画了狼性镜像下的理想人和人性镜像下的市民人。那么这两种身份何为本我,何为自我?荒原狼是人还是狼,这不仅是主人公哈勒尔寻找自我时所不断追问的问题,亦是黑塞对于人的道德内涵所进行的深刻剖析。

〔关键词〕赫尔曼·黑塞;《荒原狼》;人性;狼性;两极性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04.017

一、前　言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是德国著名的诗人和作家,曾获冯泰纳奖、歌德奖等重要文学荣誉,更"由于他的富于灵感的作品具有遒劲的气势和洞察力,也为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和高尚风格提供了一个范例",而于194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黑塞出生于牧师家庭,自幼受到浓厚的宗教氛围熏陶,在文学创作上深受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被雨果称为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位骑士。他的早期创作体现了其热爱大自然、淡泊名利等性格特点。我们甚至可以如此形容这一时期的黑塞及其作品:当人们汲汲营营于世俗名利时或许不会想到他,但是在我们倍感空虚、沮丧、迷茫或者挫败时,作为精神指引明灯的首选一定是这位德裔瑞士人的作品。黑塞的小说所表达的并非迷茫、混沌、无措等情绪,而是具有明确的指导性,从他的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主人公如何迷茫,最后一定能寻到静谧安逸、如世外桃源般的灵魂归宿。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黑塞受尼采哲学、印度佛教、庄子哲学和荣格精神分析等的影响,其创作特点发生了显著改变,他尝试从哲学、宗教以及心理学等不同视角对人类的精神家园进行深度关照与分析,探寻人类如何才能获得精神解放。比如,他的长篇小说《德米尔》《席特哈尔塔》和《荒原狼》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典型代表,深受读者喜爱,好评如潮。《荒原狼》这部作品更是其中翘楚,甚至曾轰动欧美,不仅是黑塞中期创作的代表,更是其整个创作生涯的里程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甚至赞誉该部作品为德国的《尤利西斯》。

作者简介:肖洒,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荒原狼》发表于 1927 年,带有浓厚的魔幻主义色彩,寓意深远。自该部小说问世以来,已先后被译为 20 多种文字,是黑塞较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也是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靓丽瑰宝。该部作品描写了主人公哈里 · 哈勒尔的精神危机,展现了现代社会人性分裂的恶果。哈勒尔是一个中年作家,自认为同时具有人性与狼性,并因此自称荒原狼。他的生活里缺乏一切官能享受,他轻视俗世里的虚伪和享乐,反感所有的做作与庸俗,时常感到其内心的人性与狼性无法调和,因此倍感痛苦与绝望,并计划以自杀来了结人生从而能进入永恒不变的理性世界。但与此同时他又本能地害怕、恐惧死亡。偶然地,荒原狼哈勒尔遇见了赫尔米娜,并将她视作自己的救赎与精神明灯。后者让荒原狼体会到了人间欢愉,让他深感臣服。然而最后在魔剧院中,荒原狼却因嫉妒而狼性大发,不幸将其误杀。同时,在与作品其他主要人物的交往中,荒原狼也陷入了人生的两难和生活的绝境,但又受到歌德、莫扎特等不朽者启发,最终摆脱了绝望,重归现实生活。本文着力对黑塞这部经典作品进行辩证地解读,尝试从中发掘黑塞关于人类精神危机的探索与启示,分析文中荒原狼这个角色的人性与狼性,以及它们如何体现了作者对于世界和生活二极性的认识。

二、《荒原狼》中人性与狼性的对立与统一

主人公哈勒尔年轻时满怀抱负、期待有所作为并成就一番高尚且有永恒价值的事业。他富有正义感,极具人道主义思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发现时代、世界、金钱与权利等似乎都是属于平庸、渺小的市民人,真正的人,或者说理想人却一无所有。他的理想破灭了,他的心态落入苍凉的荒原,内心深感飘零而无从归属。故而哈勒尔自称是一只因迷路而跑进城市里来的、跑进群居生活世界的、无家可归的荒原狼。作者借助荒原狼的视角,深沉而尖锐地批判了大资本家对战争的狂热以及中产阶级的虚伪。狼性镜像下的理想人荒原狼有意识地蔑视中产阶级,为自己不属于中产阶级而骄傲。对待市民社会,他完全置身其外,深深地厌恶、憎恨任何中庸的与世无争,或者说中产阶级所推崇的乐观和中庸之道的繁文缛节。他发出如此的呐喊:“这个世界的目的我不能苟同,在这个世界我没有一丝快乐,在这样的世界我怎能不做一只荒原狼,一个潦倒的隐世者!”[1]无论当世的哪种休闲娱乐方式,对他而言都是既无法认同,也难以忍受的行为。

然而另一方面,人性镜像下的荒原狼哈勒尔却又是一个市民人。虽然他痛恨中产阶级,羞于与之为伍,但他却在现实中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他着装合适得体,也力求与权力机构和睦相处,且一向寄宿于中产家庭,适应于他们的生活水平与生活环境,甚至为闹市中居民楼里的“市民性”而感动。哈勒尔自幼成长于中产家庭,教育背景良好,并受到固定道德风尚的影响和熏陶,这也是为什么他始终不能摆脱这个世界既定秩序的原因。在与赫尔米娜和玛利亚的交往中,荒原狼沉浸在肉欲与物欲的世界里,在感官的享受里忘却了一切的烦恼和忧虑,暂且搁置了内心的矛盾。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这种肉欲享乐并非他所渴望的全部,也不能解答关于生活的意义的问题。他该做的只有抛开舒适温暖的乐园,放弃轻松的生活、爱情,向着永恒的理性继续前行。

荒原狼发现自己与他人不同。有人因为自身的狼性而获得成功,而他内心里的人与狼却始终处于势不两立的敌对情境,人性与狼性是对立的。哈勒尔不能让人与狼和平相处,因此他的生命总是类似一种“永恒的、充满痛苦的运动,犹似汹涌的波涛拍击海岸,永无休止”。[2]人性是哈勒尔身上属于传统的那一部分,也是市民精神和市民价值观的代表。狼性则代表着与之相对的、叛逆的、反抗的、打破传统与稳定、追求自由的爆发力。“他那异常发展的个性使他成了一个非市民,因为物极必反,个性过分强烈,就转过来反对自我,破坏自我。”[3]荒原狼自身性格的矛盾其实就是内在与外在的矛盾,人性与狼性相互对抗,

两者之间的对立已达不可调和的地步。荒原狼时而为人、时而为狼。但当他是狼的时候,人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观察、辨别、决断,等待时机。反之亦如此,当他是人的时候,狼也始终存在。从狼的角度,任何人性的行为都是愚蠢滑稽、虚情假意的。同样,当哈勒尔狼性大发,深恶痛绝于他人虚伪的举止和习俗时,人就潜伏一侧审视、观察,称其为畜生、野兽,让他无法全然沉浸于纯粹、简单、粗犷的野性之乐。显然,这种人性与狼性的对立,使得哈勒尔在与他人相处时并不幸福愉悦。有人爱他身上的狼性,爱他的狂放不羁、野性难驯,然而当他们发现这狼虽野蛮凶恶,但却又是人,且性格温顺,热爱音乐与诗歌时,他们则倍感失望。同样,也有人爱他的聪明儒雅、风度翩翩,然而一旦发现其孤僻冷傲的狼性则又大失所望、败兴而去。荒原狼因其自身的成长环境以及自幼受到的熏陶而无法彻底摆脱现实中市民世界的秩序,但他又如此特别,无法且不甘于受到中产阶级道德观的约束。他既流连于人间烟火,又期望脱离世俗。

人性与狼性虽是二元对立的,但在荒原狼身上达成了统一,为此黑塞更加强调的是主观意识的作用。黑塞将人性与狼性的二元对立统一地安置到荒原狼这一角色当中,使其合二为一,正如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感性等在人的思想中的有机统一,但这统一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二元对立的消除。所以这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意识。浮士德曾说过:“啊,在我的胸膛里有两个灵魂并存!”同样,荒原狼也是这样认为,他的躯体是统一的,但灵魂不是。这种灵魂的不统一也可以积极地推动思想的进步。人性和狼性在对抗和矛盾中不断发展,人狼双重性格也会更加突出、更加复杂。然而,不止于此,作品中荒原狼甚至具有多重镜像。比如文中赫尔米娜有不同的装扮和面貌,时而是酒吧舞女,时而又是哈勒尔幼时好友赫尔曼。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都是哈勒尔,都是他内在自我的各种镜像,或者说影子。哈勒尔在魔剧院时的镜子中看见自己分解为多个:“从他身上化出第二个哈里,接着又化出第三个,第十个,第二十个,那面巨大的镜子里全是哈里或哈里的化身,里面的哈里不计其数。”[4]黑塞通过镜子的反射让荒原狼直面自己的多重灵魂。荒原狼不会缩小世界或截取部分世界,他也不会抛弃或简化灵魂,他只会扩大自己的灵魂来盛满他想要的全部世界。这也便成了他精神苦痛的原因。正如黑塞所言,没有人是“纯粹的单体”,荒原狼也是由多个镜像组成。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以及超我组成。本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是与生俱来的动物本能,遵循快乐原则,属于人格结构的生物成分。超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由父母教育、社会规则和伦理道德内化而来。它抑制本我,按照至善原则行事,属于人格结构的社会成分。显而易见,本我和超我的需要存在强烈的矛盾冲突。自我位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一方面调节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另一方面负责本我、超我与外界世界的联系,属于人格结构的心理成分,遵循“现实原则”。[5]我们认为,作品中,荒原狼就是“本我”,只注重满足个人欲望,不受任何社会规则和道德价值的约束;人的镜像哈里·哈勒尔则是“超我”,追求纯粹、永恒的理性,向往高尚的人生;而俗世人性象征——赫尔米娜、肉欲象征——玛利亚,和理性与感性完美结合的魔导师帕勃罗则是“自我”的三个分裂体。

《荒原狼》中这种镜像化表达还说明其深受荣格精神分析的影响。比如,赫尔米娜可看作是哈勒尔的女性镜像,同时也是市民人的体现。学界关于荣格精神分析是否科学曾有过争议,然而无论其是否科学,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些理论曾作出的贡献。韦斯特曼在1954年为《自然》杂志撰写的一篇评论中对荣格曾如此评价:“这本书的重点(荣格的著作集)显示了荣格心理学的根本弱点。由于没有固定的方案,它似乎充满了矛盾和悖论……但这种弱点同时也是他(荣格)伟大的标志。”荣格受到宗教神学思想的影响,因此他的理论中多有神秘、晦涩的部分。虽然其科学性

颇受质疑,但长期以来荣格精神分析的理论激发和促进了许多文学家的想象。黑塞的创作正是受到了这样的影响。作品中哈勒尔不断寻找自我,最后在魔剧院里他终于顿悟,“噢,我一切都懂了,理解了帕勃罗先生,理解了莫扎特……震惊地预感到这场游戏的意义,我准备再次开始这场游戏,再尝一次它的痛苦,再一次为它的荒诞无稽而战栗,再次并且不断地游历我内心的地狱。”[6]他从幻想回到现实,终于明白魔剧院里种种都是虚妄,生活还在继续。黑塞通过哈勒尔与荒原狼两种身份的对立统一,以及哈勒尔身上人性与狼性的对立统一,揭示了生存于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心理伤痛、时代疾病与精神危机,尝试寻找人们获得精神解放的幽径,从而让人活得更有尊严与价值。

三、《荒原狼》中二极性思想的体现

荒原狼人性和狼性的对立与统一很明显地体现了黑塞对于世界与生活二极性的认知。从某种角度来说,黑塞的许多作品都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如此,我们亦可将《荒原狼》这部作品视为作家本人生活经历与精神危机的映照。比如,哈里·哈勒尔和赫尔曼·黑塞这两个名字的首字母同为 H,显然并非偶然。另外,黑塞与哈勒尔同样近五十;且作品中提及“各种文学书籍”,也是作者早期经历的体现。黑塞通过出版者的序、哈勒尔的论文及哈勒尔自述这三个部分,将荒原狼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以及对整个时代的反思和批判娓娓道来,行文如同涓涓细流,将这个中年艺术家的心理病痛和他所在的整个时代的伤痛摆在了读者面前。在困顿的年代里,人活于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们怎样才能找到释放心灵苦痛,治愈灵魂创伤的途径?这种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因感到迷茫而产生的疼痛,因灵魂寻不到归处而带来的困苦,并非哈勒尔一个人的心理疾病,而是整个时代之伤。“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录,我今天才明白,哈勒尔心灵上的疾病并不是个别人的怪病,而是时代本身的弊病,是哈勒尔那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病,染上这种毛病的远非只是那些软弱的、微不足道的人,而是那些坚强的、最聪明最有天赋的人,他们反而首当其冲”。[7]荒原狼认为自己正深陷于心灵的苦难,在现实世界中格格不入,荒原就是他生活的背景。

黑塞生活于战争洗礼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声惊醒了作者早期的田园美梦,将他卷入了黑暗的战争旋涡之中。他目睹战争的残酷现实,挺身而出反对战争,却因此被视为叛徒,受到媒体的攻击,最后众叛亲离、人财两失。在这种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社会动乱、民不聊生。黑塞能感受到旧制度已经没落,新的制度、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正如他在文中所述,“每个时代,每种文化,每个习俗,每项传统都有自己的风格,都各有温柔与严峻,甜美与残暴两个方面……只有在两个时代交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交错的时期,生活才真正成了苦难,成了地狱。”[8]黑塞与哈勒尔就是这样处于两种制度、两个时代交替时期的人。荒原是他们生活的背景,他们不再有安全感,不再感到清白无辜,他们怀疑人生,始终在追求生活的意义,又把这种求而不得当作人生的苦痛体验。在荒原背景里生存的人,不再盲目乐观于“人本善”,人的本性具有未可预知的多面性。从《荒原狼》这部作品中,我们也可感知到黑塞的创作已不再是早期“采菊东篱下”的田园风格,他对人的道德内涵有了更多的感悟和认识。比如,作品中哈勒尔认为自己既有人性也有狼性。

作品中人性与狼性的对立统一,实际上就是黑塞两极思想的体现。黑塞的作品主题大多围绕人们对生活、对世界的两极性的认知。比如在其散文《温泉疗养客》中,他曾这样表达这一观点:“我要用诗句、用篇章赞美世界的二极性,因为在那火花闪耀的两极间我看到了生活的灿烂……中国的老子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篇章,在那里生活的两极似乎在电闪之间触手可及。”[9]这

种两极性在《荒原狼》中主要表现为哈勒尔身上同时具有的人性和狼性,即哈勒尔作为市民人的人性和作为理想人的狼性。人性与狼性这两极性思想也体现了荒原狼这一人物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人性与狼性的矛盾冲突也就构成了该部小说的主题。在非人的社会中,人必然是双重镜像的,“理想和现实,幻想和真实,虽则同时存在,却不紧密相交,而是各自在自己的平面上,也可以说是层次上,发展、表演。”[10]

黑塞的这种两极思想与中国文化里的老庄哲学颇有渊源。事实上,黑塞一生研究中国文化数十年,研读了许多中国古籍,不仅包括宗教哲学经典,还有诗歌小说传记等。黑塞很早就接触到了老子哲学。一战爆发后,欧洲人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危机,黑塞在战乱中倍感迷茫与困顿,他从一度迷恋的印度哲学转向了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圣贤能够解救欧洲灵魂,并开始传播中国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他认为“道”意味着生活的真谛,老子的思想不是单维度的,而是两极性的,并且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灵感的源泉。由此可见黑塞的两极思想源自何处了。除了老子以外,黑塞对庄子亦是评价颇高,他认同格里尔把庄子与老子的关系类比为柏拉图之于苏格拉底的观点,还认为庄子是中国思想家中最伟大的诗人和比喻大师。[11]道家哲学主张清心寡欲、清静无为,用无为思想来实现精神的解脱。庄子的思想立足于探讨战国乱世中人如何获得精神逍遥,这种逍遥是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黑塞创作《荒原狼》也是起源于探寻困顿时代里人类精神危机的问题。庄子哲学传承了老子思想里的辩证法,认为事物由正反两方面的矛盾对立所组成,它们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庄子在《德充符》中列举了很多对矛盾对立的现象,比如“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生死、内外、梦觉是庄子独有的哲学思考。这种二元对立的相互依赖与转化在《荒原狼》中也有许多体现。如上文所述,黑塞更多地强调了主观意识对这些二元对立的调和。

除了人性与狼性以外,幻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也体现了黑塞的两极思想。《荒原狼》中黑塞以魔剧院的特殊场景映射了人生如梦的哲学观,其中就有庄子思想中梦觉这一典型的二元对立。庄子云:“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这是一段经典的哲学对白,庄子在其中对梦觉进行了审视与反思。他认为梦觉是可以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比如梦中在饮酒作乐,醒来却悲伤哭泣,梦中悲伤哭泣,醒来却在打猎寻欢。觉醒也有真假之别,庄子将真正的觉醒称为大觉,大觉之后方知人生如大梦,是一种超脱了梦觉、生死之别的物我归一状态。在黑塞笔下,哈勒尔在帕勃罗的引导下,也经历了各种似真似梦的场景。他进入了只为狂人开放的魔剧院,里面有无数的包厢门,每打开一扇门,都会看到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剧情和不同的命运。

四、启　示

黑塞曾言其所有作品并非为某一目的或某一倾向而作。然而,如果要在它们身上寻找一个共同意义的话,那就是对个人人格和个体本身的捍卫。[12]荒原狼一直在追寻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他曾为了追求永恒的理性而牺牲官能享乐。那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伊格尔顿认为:“人生的意义不是对某个问题的解答,而是关乎以某种方式生活。它不是形而上的,而是伦理性的。它并不脱离生活,相反,它使生命值得度过——也就是说,它使人生具有一种品质、深度、丰富性和强度。在这个意义上,从某种角度看人生的意义便是人生本身。”[13]或者也如冯至曾经说过的,人类的痛苦就像冬天的树木,没有遮蔽地暴露于风雪中,“……但是一个真实的生存

者……纵使他的声音像是半夜的咳嗽那样不悦耳,但是它使听到它的人感动了,有所领悟了,因为它是生存者的声音。”[14] 黑塞生活在战乱、困顿的时代,物质文明高速繁荣的同时精神文明的发展反而极度匮乏。在那样的生活背景下,人们如何安顿己身?在如今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也常常感到焦虑和迷茫,又该如何安顿己身?人类虚无是长久以来的哲学命题,我们不愿妥协于心灵的空虚或精神的迷茫,因而斗志昂扬来适应环境、找出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同样感受到时代困惑的黑塞也许能够给予我们指导。

《荒原狼》中黑塞描述了两种自我安顿的方式,一是市民人赫尔米娜,她抬高自己,辱没价值;二是理想人荒原狼,他抬高价值,辱没自己。赫尔米娜选择了当下的感官享乐与幸福,纵情享受世俗欢愉,用跳舞、饮酒、情爱等来摆脱虚无,放弃了个体人生价值的追寻。荒原狼却坚定地相信世界是有意义的,每一个个体都是有意义的。他不能体会人间世俗的快乐,因为他认为这些都是虚无的,而他所追求的则是纯粹的、永恒的理性。他也认为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特别的、个性化的,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对个性化的需求毫无所知。然而“谁了解并经历着这种需要,谁也就肯定知道,这种斗争把他带到了同平常,同通常的生活,同传统的和市民的东西的冲突之中”。[15] 即是说,他认为个性化与传统的、既定的市民价值是相对立的。魔剧院中帕勃罗引导荒原狼从一幕幕魔幻场景中认识到他的灵魂不仅仅只有人和狼,还有多重镜像。到最后在魔剧院中理想人荒原狼因嫉妒杀死了市民人赫尔米娜,帕勃罗化身为莫扎特让他接受了审判,他最终从幻觉中清醒,发现一切都是幻想,更加肯定了存在的价值,在矛盾中找到了自我,回归于现实。黑塞借此否定了以上两种自我安顿的方式,用虚实交错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赎。诚如他最后写道:“我总有一天会更好地学会玩这人生游戏。我总有一天会学会笑。帕勃罗在等着我,莫扎特在等着我。”[16]《荒原狼》这部作品虽描写的是人类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危机,但是它透过危机与痛苦的表象,真正指向的不是死亡,而是治疗,即如何面对、如何解决痛苦与危机。荒原狼,亦或黑塞的这种自我追寻之路,如同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探寻解决时代疾病与现代精神危机的密径,充分发挥了文学对于现实的教诲功能。

注释:

〔1〕〔2〕〔3〕〔4〕〔6〕〔7〕〔8〕〔16〕〔德〕赫尔曼·黑塞:《荒原狼》,赵登荣、倪诚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第 29、46、44、199、246、21、22、246 页。

〔5〕〔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47 页。

〔9〕〔德〕赫尔曼·黑塞:《温泉疗养客》,谢莹莹、欧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78 页。

〔10〕张佩芬:《通向内在之路的独白 谈黑塞的〈荒原狼〉》,《读书》1987 年第 5 期。

〔11〕詹春花:《黑塞与道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

〔12〕〔德〕赫尔曼·黑塞:《朝圣者之歌——黑塞诗歌散文集》,谢莹莹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年,第 99 页。

〔13〕〔英〕特里·伊格尔顿:《人生的意义》,朱新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年,第 93 页。

〔14〕冯至:《新年致辞》,《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 年第 62 期。

〔15〕〔德〕赫尔曼·黑塞:《梦系青春——青年辛克莱寻找“夏娃”的故事》,王卫新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49 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